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四十三 四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宋史卷三百四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二

元絳 許將 鄧潤甫 林希 弟旦

蔣之奇 陸佃 吴居厚 温益

元絳字厚之其先臨川危氏唐末曾祖仔倡聚衆保鄉里進據信州為楊氏所敗奔杭州易姓曰元祖徳昭仕

吳越至丞相遂為錢塘人絳生而敏悟五歲能作詩九歲謁荆南太守試以三題上諸朝貧不能行長舉進士以廷試誤賦韻得學究出身再舉登第調江寧推官攝上元令民有號王豹子者豪占人田略男女為僕妾有欲告者則殺以滅口絳捕置于法甲與乙被酒相毆擊甲歸臥夜為盜斷足妻稱乙告里長執乙詣縣而甲已死絳敕其妻曰歸治而夫喪乙已伏矣陰使信謹吏迹其後望一僧迎笑切切私語絳命取僧縶廡下詰妻姦

狀即吐實人問其故絳曰吾見妻哭不哀且與傷者共席而襦無血污是以知之安撫使范仲淹表其材知永新縣豪子龍聿誘少年周整飲博以技勝之計其貲折取上腴田立券久而整母始知之訟于縣縣索券爲證則母手印存弗受又訟于州于使者擊登聞鼓皆不得直絳至母又来訴絳視券呼謂聿曰券年月居印上是必得周母他牘尾印而撰僞券續之耳聿駭謝即日歸整田知通州海門縣淮民多盜販鹽制置使建言滿二

十斤者皆坐徒絳曰海濵之人恃鹽以為命非羣販比也荅而縱之擢江西轉運判官知台州州大水冒城民廬蕩析絳出庫錢即其處作室數千區命人自占與期三歲償費流者皆復業又甓其城因門為牐以禦湍漲後人守其法入為度支判官儂智高叛嶺南宿軍邕州而歲漕不足絳以直集賢院為廣東轉運使建瀕江水砦數十以待逋寇繕治十五處樓堞械器皆備軍食有餘以功遷工部郎中歷兩浙河北轉運使名拜鹽鐵副

使擢天章閣待制知福州進龍圖閣直學士徙廣越荆南為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拜三司使參知政事數請老神宗命其子耆寧校書崇文院慰留之會太學虞蕃訟博士受賄事連耆寧當下獄絳請上還職祿而容耆寧即訊於外從之於是御史至第薄責絳絳一不自辨罷知亳州入辭帝謂曰朕知卿一歲即名矣卿意欲陳訴乎絳謝罪願得潁即以為潁州明年加資政殿學士知青州過都留提舉中太一宫力疾入謁曰臣疾憊子弱

儻一旦不幸死則遺骸不得近先人丘墓帝惻然曰朕為卿辦裏雖百子何以加詔毋多拜乘輿行幸勿扈從又明年以太子少保致仕絳所至有威名而無特操少儀矩仕已顯猶謂遲晚在翰林諂事王安石及其子弟時論鄙之然工於文辭為流輩推許景靈宮作神御十一殿夜傳詔草上梁文遲明上之雖在中書而蕃夷書詔猶多出其手既得謝帝眷眷命之曰卿可營居京師朕當資幣金且便着寧仕進絳曰臣有田廬在吳乞歸

鬻之即築室都城得望屬車之塵幸矣敢冀賜耶既行
追賚白金千兩敕以蚤還絳至吳踰歲以老病奏恐不
能奉詔三年而薨年七十六贈太子少師謚曰章簡
許將字沖元福州閩人舉進士第一歐陽修讀其賦謂
曰君辭氣似沂公未可量也簽書昭慶軍判官代還當
試館職辭曰起家爲官本代耕爾願以守選餘日讀所
未見書宰相善其志以通判明州神宗名對除集賢校
理同知禮院編修中書條例自太常丞當轉博士超改

右正言明日直舍人院又明日判流内銓皆神宗特命舉朝榮之初選人詣擬先南曹次考功綜核無法吏得緣文為姦選者又不得訴長吏將奏罷南曹闢公舍以待来訴者士無留難進知制誥特敕不試而命之契丹以兵二十萬壓代州境遣使請代地歲聘之使不敢行以命將將入對曰臣備位侍從朝廷大議不容不知萬一北人言及代州事不有以折之則傷國體遂命將詣樞密院閱文書及至北境居人跨屋棟聚觀曰看南朝

狀元及肄射將先破的契丹使蕭禧館客禧果以代州為問將隨問隨荅禧又曰界渠未定顧和好體重吾且往大國分畫矣將曰此事申飭邊臣豈不可何以使為禧懟不能對歸報神宗善之以將知審官西院直學士院判尚書兵部時河北保甲陝西河東弓箭社閲楚槍仗手雖有名籍其多少與年月不均以致閲按無法將一切整攝之進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為同進所忌會治太學虞蕃訟釋諸生無罪者蔡確舒亶因陷之逮其

父子入御史府踰月得觧黜知蘄州明年以龍圖閣待制起知秦州改揚州又改鄆州上元張燈吏籍為盜者繫獄將曰是絶其自新之路也悉縱遣之自是民無一人犯法三圄皆空父老歎曰自王沂公後五十六年始再見獄空耳鄆俗士子喜聚肆以謗官政將雖弗禁其俗自息名為兵部侍郎上疏言兵措於形勢之内最彰而易知隱於權用之表最微而難能此天下之至機也是以治兵有制名雖不同從而横之方而圓之使萬衆

猶一人車馬有數用雖不同合而分之散而斂之取四方猶跬步制器有度工雖不同左而右之近而遠之運衆算猶掌握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此又條奏八事以為兵之事有三曰禁兵曰廂兵曰民兵馬之事有三曰養馬曰市馬曰牧馬兵器之事有二曰繕作曰給用及西方用兵神宗遣近侍問兵馬之數將立具上之明日訪樞臣不能對也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元祐三年再為翰林學士四年拜尚書右丞將自以在先朝為

侍從每討熙豐舊章以閘中旨用王文郁姚兕領軍執政復議用張利一張守約將始與執政同議復容疏利一不可用言者論其窺伺主意銜直賣友罷為資政殿學士知定州移揚州又移大名府會黄河東北二議未决將曰度今之利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内黄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絶大名諸州之患俟水大至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内黄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村之口可以止兩不能相奪則各因其自流以待之絡

聖初入為吏部尚書上疏乞依元豐詔定北郊夏至親
祀拜尚書左丞中書侍郎章惇為相與蔡卞同肆羅織
貶謫元祐諸臣奏發司馬光墓哲宗以問將對曰發人
之墓非盛德事方黨禍作或舉漢唐誅戮故事帝復問
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
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哲宗皆納之將嘗
議正夏人罪以涇原近夏而地廣謀帥尤難乞用章楶
楶果有功崇寧元年進門下侍郎累官金紫光祿大夫

撫定鄯廓州邊臣欲舉師渡河朝議難之將獨謂外國不可以爽信而兵機有不可失既已戒具願遂從之未幾捷書至將以復河湟功轉特進凡居政地十年御史中丞朱諤取將舊謝章表析文句以為謗且謂將左顧右視見利則回惼然改圖初無定論元祐間甞為丞轄則盡更元豐之所守紹聖初復秉鈞軸則陰匿元祐之所為逮至建中尚此胃居則紹聖之所為已皆非矣强顏今日亦復偷安則建中之所為亦隨改焉遂以資政

殿大學士知河南府言者不已降資政殿學士知潁昌府移大名加觀文殿學士奉國軍節度使在大名六年數告老召為祐神觀使政和初卒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文定子份龍圖閣學士

鄧潤甫字溫伯建昌人嘗避高魯王諱以字為名別字聖求後皆復之第進士為上饒尉武昌令舉賢良方正名試不應熙寧中王安石以潤甫為編修中書戶房事神宗覽其文除集賢校理直舍人院攺知諫院知制誥

同鄧綰張琥治鄭俠獄深致其文入馮京王安國丁諷王尭臣罪擢御史中丞上疏曰向者陛下登用儁賢更易百度士狃於見聞蔽於俗學競起而萃非之故陛下排斥異論以圖治功然言責之路反為壅抑非徒抑之又或疑之論䘏民力則疑其違道干譽論補法度則疑其同乎流俗論斥人物則疑其訐以為直故敢言之氣日以折而天下事變有不得盡聞曩襄變法之初勢自當爾今法度已就緒宜有以來天下論議至於淫辭詖行

有挾而發自當屏棄如此則善言不伏而致大治也李憲措置熙河邊事潤甫率其屬周尹蔡承禧彭汝礪上書切諫其略云自唐開元以来用楊思勗魚朝恩程元振吐突承璀為將有功則負勢驕恣陵轢公卿無功則挫損國威為四國笑今陛下使憲將兵功之成否非臣等所能預料然以往事監之其有害必矣陛下仁聖神武駕馭豪傑雖憲百輩顧何能為獨不長念卻慮為萬世之計乎豈可使國史所書以中人將兵自陛下始後

世沿襲故迹視以為常進用其徒握兵柄則天下之患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不聽又言興利之臣議前代帝王陵寢許民請射耕墾而司農可之唐之諸陵因此悉見芟劉昭陵喬木剪伐無遺熈寧著令本禁樵采遇郊祀則敕吏致祭徳意可謂遠矣小人掊克不顧大體願絀創議之人而一切如令從之遷翰林學士因論奏相州獄為蔡確所陷落職知撫州移杭州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名復翰林學士兼掌皇子閤牋記一時制作

獨倚潤甫焉哲宗立惟潤甫在院一夕草制二十有二
進承旨修撰神宗實録以母喪去終制為吏部尚書梁
燾論其草蔡確制妄稱有定策功乃以龍圖閣學士知
亳州閱歳復以承旨名數月除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
請郡得知蔡州移永興軍元祐末以兵部尚書名紹聖
初哲宗親政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
文武之道以開紹述遂拜尚書左丞章惇議重謫吕大
防劉摯潤甫不以為然曰俟見上當力爭無何暴卒年

六十八輟視朝二日以嘗掌均邸殘奏優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安恵

林希字子中福州人舉進士調涇縣主簿為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神宗朝同知太常禮院皇后父喪太常議服淺素希奏禮后為父降服朞今服淺素不經及遣使高麗希聞命懼形於色辭行神宗怒責監杭州樓店務歲餘通判秀州復知太常禮院遷著作佐郎禮部郎中元豐六年詔修兩朝寶訓上之元祐初歷祕書少監起居

舍人起居郎進中書舍人言者疏其行誼浮偽士論羞薄不足以玷從列以集賢殿修撰知蘇州更宣湖潤杭亳五州加天章閣待制紹聖初進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道闕下會哲宗親政章惇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希可惇欲使希典書命逞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為執政希亦以久不得志將甘心焉遂留行復為中書舍人修神宗實録兼侍讀哲宗問神宗殿曰宣光前

代有此名乎希對曰此石勒殿名也乃更為顯承時方推明紹述盡黜元祐羣臣希皆密豫其議自司馬光呂公著大防劉摯蘇軾轍等數十人之制皆希為之詞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歎一日希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了名節矣遷禮部吏部尚書翰林學士擢同知樞密院始惇疑曽布在樞府間已使希為貳以相伺察希日為布所誘且怨惇不引為執政遂叛惇會邢恕論希罪惇因并去之罷知亳州移

杭州布不能救也旋以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㣲宗立
徙大名上河東邊計三策朝廷以其詞命醜正之罪奪
職知揚州徙舒州未幾卒年六十七追贈資政殿學士
謚曰文節弟旦
旦第進士熙寜中由著作佐郎主管淮南常平擢太子
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居臺五月以論李定事罷守故官
久之幹當奏院陳繹領門下封駮又摭其前論罷之累
年乃簽書淮南判官入為太常博士工部考功員外郎

元祐元年拜殿中侍御史甫莅職即上疏曰廣言路然後知得失達民情然後知利病竊見去歲五月詔求讜言士民爭欲自獻及詳觀詔語名雖求諫實欲拒言約束丁寧使不得覬望迎合犯令干譽終之必行黜罰以恐懼之於是人人知戒言將出而復止至於再申諭告方達天聽聞初詔乃蔡確章惇造端其詞盡出於惇今二人既去其餘黨常懷醜正惡直之心願深留宸慮以折邪謀遂論呂惠卿鄧綰雖罷揚州猶莅小郡小郡之

民奚罪焉乞投之散地以謝天下又言近彈王中正石得一等雖已薄責得一所任肘腋小人如翟勍之徒亦宜編削詔並降支郡營校又論崔台符賈種民舞文深酷之罪皆逐之出為淮南轉運副使歷右司郎中祕書少監太僕卿終河東轉運使子膚坐元符上書陷於黨籍

蔣之奇字頴叔常州宜興人以伯父樞密直學士堂蔭得官擢進士第中春秋三傳科至太常博士又舉賢良

方正試六論中選及對策失書問日報罷英宗覽而善
之擢監察御史神宗立轉殿中侍御史上謹始五事一
曰進忠賢二曰退姦邪三曰納諫諍四曰遠近習五曰
閉女謁神宗顧之曰斜封墨敕必無有至於近習之戒
孟子所謂觀遠臣以其所主者也之奇對曰陛下之言
及此天下何憂不治初之奇為歐陽修所厚制科既黜
乃詣修盛言濮議之善以得御史復懼不為衆所容因
修妻弟薛良孺得罪怨修誣修及婦吳氏事遂劾修神

宗批付中書問狀無實貶監道州酒稅仍榜朝堂至州

上表哀謝神宗憐其有母改監宣州酒稅新法行為福

建轉運判官時諸道免役推行失平之奇約僦庸費隨

算錢高下均取之民以為便遷淮東轉運副使歲惡民

流之奇募使修水利以食流者如揚之天長三十六陂

宿之臨渙橫斜三溝尤其大也用工至百萬溉田九千

頃活民八萬四千歷江西河北陝西副使之奇在陝西

經賦入以給用度公私用足比其去庫緡八十餘萬邊

粟皆支二年移淮南擢江淮荆浙發運副使元豐六年漕粟至京比常歲溢六百二十萬石錫服三品請鑿龜山左肘至洪澤為新河以避淮險自是無覆溺之患詔增二秩加直龍圖閣升發運使凡六年其所經度皆為一司故事元祐初進天章閣待制知潭州御史韓川孫升諫官朱光庭皆言之奇小人不足當斯選改集賢殿修撰知廣州妖人岑深善幻聚黨二千人謀取新興略番禺包據嶺表羣不逞借之為虐其勢張甚之奇遣鈐

轄楊從先致討生擒之加寶文閣待制南海饒寶貨為吏者多貪聲之竒取前世牧守有清節者吳隱之宋璟盧奐李勉等繪其象建十賢堂以祀冀變其習徙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遼使耶律廸道死所過郡守皆再拜致祭之竒曰天子方伯奈何為之屈膝邪奠而不拜入為戸部侍郎未幾復出知熙州夏人論和請畫封境之竒揣其非誠心務守備謹斥候常若敵至終之竒去夏人不敢犯塞紹聖中召為中書舍人改知開封府進龍

圖閣直學士拜翰林學士兼侍讀元符末鄒浩以言事得罪之竒折簡別之責守汝州閲月徙慶州徽宗立復為翰林學士拜同知樞密院明年知院事沅州蠻擾邊之竒請遣將討之以其地為㣲靖二州崇寧元年除觀文殿學士知杭州以棄河湟事奪職由正議大夫降中大夫以疾告歸提舉靈仙觀三年卒年七十四後録其嘗陳紹述之言盡復官職之竒為部使者十二任六典會府以治辦稱且孜孜以人物為已任在閫薦處士陳

烈在淮南薦孝子徐積每行部至必造之特以畔歐陽修之故為清議所薄子指至侍從曾孫芾別有傳

陸佃字農師越州山陰人居貧苦學夜無燈映月光讀書躡屩從師不遠千里過金陵受經於王安石熙寧三年應舉入京適安石當國首問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為擾民如青苗是也安石驚曰何為乃爾吾與呂惠卿議之又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間頗以為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

邪說營營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安石召謂之曰惠卿云私家取債亦須一雞半豚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質究矣既而承之還詭言於民無不便佃說不行禮部奏名為舉首方廷試賦遽發策題士皆愕然佃從容條對擢甲科授蔡州推官初置五路學選為鄆州教授召補國子監直講安石以佃不附已專付之經術不復咨以政安石子雱用事好進者坌集其門至崇以師禮佃待之如常同王子韶修定說文入見神宗

問大喪襲衮佃考禮以對神宗悅用為詳定郊廟禮文官時同列皆侍從佃獨以光禄丞居其間每有所議神宗輙曰自王鄭以来言禮未有如佃者加集賢校理崇政殿說書進講周官神宗稱善始命先一夕進藁同修起居注元豐定官制擢中書舍人給事中哲宗立太常請復太廟牙盤食博士呂希純少卿趙令鑠皆以為當復佃言太廟用先王之禮於用俎豆為稱景靈宮原廟用時王之禮於用牙盤為稱不可易也卒從佃議是時

更先朝法度去安石之黨士多諱變所從安石卒佃率諸生供佛哭而祭之識者嘉其無向背遷吏部侍郎以修撰神宗實録徙禮部數與史官范祖禹黄庭堅争辨大要多是安石為之晦隱庭堅曰如公言盖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進權禮部尚書鄭雍論其穿鑿附會改龍圖閣待制知頴州佃以歐陽修守頴有遺愛為建祠守實録成加直學士又為韓川朱光庭所議詔止增秩徙知鄧州未幾知江寧府甫至祭安石墓句

容人盜嫂害其兄別誣三人同謀既皆訊服一因父以寃訴通判以下皆曰彼怖死耳獄已成不可變佃為閱實三人皆得生紹聖初治實録罪坐落職知秦州改海州朝論灼其情復集賢殿修撰移知蔡徽宗即位名為禮部侍郎上疏曰人君踐祚要在正始正始之道本於朝廷近時學士大夫相領競進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以忠厚為重遲以靜退為卑弱相師成風莫之或止正而救之實在今日神宗延登眞儒立法制

治而元祐之際悉肆紛更紹聖以来又皆稱頌夫善續前人者不必因所為否者賡之善者揚焉元祐紛更是知賡之而不知揚之之罪也紹聖稱頌是知揚之而不知賡之之過也願咨謀人賢詢考政事惟其當之為貴大中之期亦在今日也徽宗遂命修哲宗實録遷吏部尚書報聘于遼歸半道聞遼主洪基喪送伴者赴臨而返謂佃曰國哀如是漢使殊無弔唁之儀何也佃徐應曰始意君爲匐哭踊而相見即行弔禮今偃然如常時

尚何所弔伴者不能荅拜尚書右丞將祀南郊有司欲飾大裘匣度用黄金多佃請易以銀徽宗曰匣必用飾邪對曰大裘尚質後世加飾焉非禮也徽宗曰然則罷之可乎數日来豊稷屢言之矣佃因賛曰陛下及此盛德之舉也徽宗欲親祀北郊大臣以為盛暑不可徽宗意甚確朝退皆曰上不以為勞當遂行之李清臣不以為然佃曰元豊非合祭而是北郊公之議也今反以為不可耶清臣乃止御史中丞趙挺之以論事不當罰金

佃曰中丞不可罰罰則不可為中丞諫官陳瓘上書曾布怒其尊私史而壓宗廟佃曰瓘上書雖無取不必深怒若不能容是成其名也佃執政與曾布比而持論多近恕每欲參用元祐人才尤惡奔競嘗曰天下多事須不次用人苟安寧時人之才無大相遠當以資歷序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之須其安平苟為輕事改作是使之騎射也轉左丞御史論呂希純劉安世復職太驟請加

鐫抑且欲更懲元祐餘黨佃為徽宗言不宜窮治乃下詔申諭揭之朝堂讒者用是詆佃曰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為中大夫知亳州數月卒年六十一追復資政殿學士佃著書二百四十二卷於禮家名數之說尤精如埤雅禮象春秋後傳皆傳於世

吳居厚字敦老洪州人第嘉祐進士熙寧初為武安節度推官奉行新法盡力核閒田以均給梅山猺計勞得大理丞轉補司農屬元豐閒提舉河北常平增損役法

五十一條賜銀緋為京東轉運判官升副使天子方興鹽鐵居厚精心計籠絡鉤稽收羡息錢數百萬即萊蕪利國二冶官自鑄錢歲得十萬緡詔襃揭其能擢天章閣待制都轉運使前使者皆以不任職蒙譴居厚與河北蹇周輔李南公會境上議鹽法搜剔無遺居厚起州縣凡流無閥閱勲舊徒以言利得幸不數歲至侍從嗜進之士從風羡美又請以鹽息買絹資河東直發大鐵錢二十萬貫佐陝西軍興且募民養保馬當時商功利

之臣所在成聚居厚最為措克劇盗王冲因民不忍聚衆數千欲乘其行部至徐篡取投諸冶居厚聞知間道遁去元祐治其罪責成州團練副使安置黄州章惇用事起為江淮發運使疏支家河通漕楚海之間賴其利名拜戸部侍郎尚書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為永泰陵橋道頓遞使坐積雨留滞罷知和州崇寧初復尹開封拜尚書右丞進中書門下侍郎以老避位為資政殿學士東太一宫使恩許仍服方團金毬文帶自是前執

政在京師者視此出為亳州洪州徙太原道都門留使佑神觀復還政府遷知樞密院政和三年以武寧軍節度使知洪州卒年七十九贈開封府儀同三司居厚在政地久以周謹自媚無赫顯惡唯一時聚斂推為稱首

温益字禹弼泉州人第進士歷大宗正丞利州路湖南轉運判官工部員外郎紹聖中由諸王府記室出知福州徙潭州鄒浩南還過潭暮投宿村寺益即遣州都監將數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凌風絶江而去他逐臣在

其境内若范純仁劉奉世韓川呂希純呂陶率為所侵
困用事者悅之未及用而徽宗以藩邸恩名為太常少
卿遷給事中兼侍讀陳瓘指言其過謂不宜列侍從處
經帷不報改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猶兼侍讀時執政
倡言帝當為哲宗服兄弟之服曾肇在邇英讀史記舜
記因言昔堯舜同出黄帝世數已遠然舜為堯喪三年
者以嘗臣堯故也益意附執政進曰史記世次不足信
堯舜非同出遷吏部尚書建中靖國元年拜尚書左丞

鄧洵武獻愛莫助之圖帝初付曾布布辭改付益益得籍手以為宜相蔡京天下之善士一切指為異論時人惡之布與京爭事帝前辭頗厲益叱曰曾布安得無禮帝不樂布由是得罪而京遂為相進益中書侍郎益仕宦從微至著無片善可紀至其狡譎傅合蓋天禀然及是乃時有立異京一日除監司郡守十人益稍不謂然京知中書舍人鄭居中與益厚使居中自從其所問之居中以告益曰君在西掖每見所論事舍人得舉職侍

郎顧不許耶令丞相所擬錢龢而下十人皆其姻黨耳欲不逆其意得乎京聞而頗憚焉踰年卒年六十六子萬石至尚書

論曰王安石為政一時士大夫之素知名者變其所守而從之比比皆然元絳所泣咸有異政亦諂事之陋矣許將嘗力止發司馬光墓此為可稱而言者謂其仕於元祐紹聖以至建中左右視利皤然改圖初無定論鄧潤甫初掌箋記蓋有文名而首贊紹述之謀又表章蔡

確定策之功雖有他長無足觀矣林希草制務醜詆正人自知隳壞名節擲筆而悔之何晚也弟旦反其所為糾劾巨姦善惡豈相掩哉蔣之奇始從憑濮議晚摭飛語擊舉主以自文小人之魁傑者也吳居厚奉行新法剥下媚上溫益阿附二蔡物議不容陸佃雖受經安石而不主新法元祐黨人之罪請一施薄罰而已猶差賢於衆人焉

宋史卷三百四十三

宋史卷三百四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三

孫覺弟覽　李常　孔文仲弟武仲 平仲

李周　鮮于侁　顧臨

李之純從弟之儀　王覿子俊義　馬默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甫冠從胡瑗受學瑗之弟子千數

別其老成者爲經社覺年最少儼然居其間衆皆推服登進士第調合肥主簿歲旱州課民捕蝗輸之官覺言民方艱食難督以威若以米易之必盡力是爲除害而享利也守悅推其說下之他縣嘉祐中擇名士編校昭文書籍覺首預選進館閣校勘神宗即位直集賢院爲昌王記室王問終身之戒爲陳諸侯之孝作富貴二箴推右正言神宗將大革積弊覺言弊政固不可不革革而當其悔乃亡神宗稱其知理嘗從容語及知人之難

覺曰堯以知人為難終享其易葢知人之要在於知言人主用臣之道任賢使能而已賢能之分既殊任使之方亦異至於所知有限量所能有彼此是功用之士也可以處外而不可以處內可以責之事而不可責之言陛下欲興太平之治而所擢數十人者多有口才而無實行臣恐日浸月長彙征牆進充滿朝廷之上則賢人日遠其為患禍尚可以一二言之哉願觀詩書之所任使無速於小利近功則王道可成矣邵亢在樞府無所

建明神宗語覺欲出之用陳升之以代覺退即奏疏如
所言神宗以為希旨奪官兩級執政曰諫官有出外無
降官之理神宗曰但降官自不能住覺連章丐去云去
歲有罰金御史今茲有貶秩諫官未聞罰金貶秩而猶
可居位者乃通判越州復右正言徙知通州熙寧二年
詔知諫院同修起居注知審官院王安石早與覺善驟
引用之將援以為助時呂惠卿用事神宗詢於覺對曰
惠卿即辯而有才過於人數等特以為利之故屈身於

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為憂神宗曰朕亦疑之其後王
呂果交惡青苗法行首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
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覺奏條其妄曰成
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為之
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贏
受息無過歲什一為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況載
師所任地漆林之征特重所以抑末作也今以農民之
絕將補耕助斂顧比末作而征之可乎國事取具蓋謂

泉府所領若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有買有予并賖貸之法而舉之儻專取具於泉府則冢宰九賦將安用邪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今老臣疎外而不見聽輔臣遷延而不就職門下執正而不行諫官請罪而求去臣誠恐姦邪之人結黨連伍乘衆情之洶洶動揺朝廷釣直干譽非國家之福也安石覽之怒覺適以事詰中書安石以語動之曰不意學士亦如此始有逐覺意會曾公亮言畿縣散常平錢有追

呼抑配之擾安石因請遣覺行視虗實覺既受命復奏疏辭行且言如陳留一縣前後曉示情願請錢卒無一人至者故陳留不散一錢以此見民實不願與官中相交所有體量望賜寢罷遂以覺為反覆出知廣德軍徙湖州松江隄沒水為民患覺易以石高丈餘長百里隄下化為良田徙廬州改右司諫以祖母喪求解官下太常議不可詔知潤州覺已持喪矣服除知蘄州徙福州閩俗厚於婚喪其費無藝覺裁為中法使資裝無得過

百千令下嫁娶以百數葬埋之費亦率減什伍連徙亳
揚徐州徐多盜捕得殺人者五其一僅勝衣疑而訊之
曰我耕於野與甲遇彊以挺與我半夜挾我東使候諸
門不知其他也問吏法何如曰死覺止誅其首後遂為
例知應天府入為太常少卿易秘書少監哲宗即位兼
侍講遷右諫議大夫時諫官御史論事有限毋得越職
覺請申唐六典及天禧詔書凡發令造事之未便皆得
奏陳論宰相蔡確韓縝進不以德確自詒有功無罪覺

隨所言折之確竟去縝白遷覺給事中辭曰間者執政畏人議己則遷官以餌之顧與縝俱罷踰月縝去進吏部侍郎領右選在選萬五千員闕纔五之二至有三年不得調者覺請自軍功保甲進者補指使宗室袒免從員外置一日得闕數千改主左選請磨勘歲以百人為限擢御史中丞數月以疾請罷除龍圖閣學士兼侍講提舉醴泉觀求舒州靈仙觀以歸哲宗遣使存勞賜白金五百兩卒年六十三覺有德量為王安石所逐安石

退居鍾山覺枉駕道舊為從容累夕迨其死又作文以誄談者稱之紹聖中以覺為元祐黨奪職追兩官徽宗即位復官職有文集奏議六十卷春秋傳十五卷弟覽

覽字傳師擢第知尉氏縣有屯將遇下虐士卒謀因大閱殺之以叛覽聞之馳往士猶羣語不顧覽呼諭之曰將誠無狀然天子何負汝輩乃欲致族滅邪皆感謝去就列屯將徐至覽命吏趣具奏衆意遂安神宗壯其材以為司農主簿舒亶判寺且兼諫院欲引覽自助覽拒

不荅亶怒用帳籍違事劾之出提舉利州湖南常平改
京西轉運判官入為右司員外郎荊湖開疆命往相其
便覽言沅州所招溪洞百三十宜從本郡隨事要束勿
建官置戍以為民困自誠州至融江口可通西廣鹽以
省北道餉餽悉從之使還為河東河北轉運副使加直
龍圖閣歷知河中應天府江淮發運使進寶文閣待制
由桂徙廣又改渭州夏人入邉檄大將苗履御禦之履稱
疾移告立按正其罪竄諸房陵輮門肅然召知開封府

至則拜戸部侍郎與蔡京論役法不合以龍圖閣直學士知太原夏人據横山並河為寨秦晉之路皆塞覽謀復取葭蘆戍阻險不得前夏人數萬屯境上覽下令吾兵少須滿五萬及西夏人聞而濟師覽不為動相持益久忽令具糗糧嚴兵械曰敵至矣居數日果大入覽奮擊敗之遂城葭蘆而還策勲加樞密直學士覽雖立邉功議論多觸執政屢遭絀削歷知河南永興徙成都辭不行降為寳文閣待制卒年五十九

李常字公擇南康建昌人少讀書廬山白石僧舍既擢第留所抄書九千卷名舍曰李氏山房調江州判官宣州觀察推官發運使楊佐將薦改秩常推其友劉琦佐曰世無此風乆矣并薦之熙寧初為祕閣校理王安石與之善以為三司條例檢詳官改右正言知諫院安石立新法常預議不欲青苗收息至是疏言條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議至於均輸青苗斂散取息傅會經義人且大駭何異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見

之遣所親密諭意常不為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勒民出息神宗詰安石安石請令常具官吏主名常以非諫官體落校理通判滑州歲餘復職知鄂州徙湖齊二州齊多盜論報無虛日常得黠盜刺為兵使在麾下盡知囊括處悉發屋破柱拔其根株半歲間誅七百人姦無所匿徙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元豐六年召為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哲宗立改吏部進戶部尚書或疑其少幹局慮不勝任質於司馬光光曰用常主邦計

則人知朝廷不急於征利聚斂少息矣常轉對上七事
曰崇廉耻存鄉舉別守宰㾗貪贓審疑獄擇儒師修役
法時役法差免二科未定常謂法無新陳便民者良論
無彼已可久者確令使民俱出眥則貧者難辦俱出力
則富者難堪各從其願則可久爾乃折衷條上之赦恩
蠲市易逋負不滿二百緡者常請息過其數亦勿取拜
御史中丞兼侍讀加龍圖閣直學士論取士請分詩賦
經義為兩科以盡所長初河決小吳議者欲自孫村口

導還故處及是役興常言京東河北饑困不宜導河詔罷之諫官劉安世以吳處厚繳蔡確詩為謗訕因力攻確常上疏論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安世併劾常徙兵部尚書辭不拜出知鄧州徙成都行次陝暴卒年六十四有文集奏議六十卷詩傳十卷元祐會計錄三十卷常長孫覺一歲始與覺齊名俱受知於呂公著其論議趣舍大略多同所終官職又同其死先後一夕云

孔文仲字經父臨江新喻人性狷直寡言笑少刻苦問

學號博洽舉進士南省考官呂夏卿稱其詞賦贍麗策
論深博文勢似荀卿揚雄白主司擢第一調餘杭尉恬
介自守不事請謁轉運使在杭名與議事事已馳歸不
詣府人問之曰吾於府無事也再轉台州推官熈寧初
翰林學士范鎮以制舉薦對策九千餘言力論王安石
所建理財訓兵之法為非是宋敏求第為異等安石怒
啟神宗御批罷歸故官齊挨孫固封還御批韓維陳薦
孫永皆力言文仲不當黜五上章不聽范鎮又言文仲

草茅疎逺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為聖
明之累亦不聽蘇頌歎曰方朝廷求賢如飢渴有如此
人而不見録豈其論太髙而難合邪言太激而取怨邪
吳充為相欲寘之館閣又有忌之者僅得國子直講學
者方用王氏經義進取文仲不習其書换為三班主簿
出通判保徳軍時征西夏衆數十萬皆道境上乆不解
邊人厭苦文仲陳三不便曰大兵未出而丁夫預集河
東雇夫勞民而損費諸路出兵首尾不相應虞夏商周

之盛未嘗無外侮然懷柔制禦之要不在彼而在此也元祐初哲宗召為祕書省校書郎進禮部員外郎有言皇族唯揚荆二王得稱皇叔餘宜各系其祖若唐人稱諸王孫之比文仲曰上新即位宜廣敦睦之義不應疎間骨肉議遂寢遷起居舍人擢左諫議大夫日食七月朔上疏修五事曰邪說亂正道小人乘君子遠朋侮中國斜封奪公論人臣輕國命宜察此以消厭兆祥論青苗免役首困天下保甲保馬茶鹽之法為遺螫留蠹改

中書舍人三年同知貢舉文仲先有寒疾及是晝夜不廢職同院以其形瘵勸之先出或居別寢謝曰居官則任其責敢以疾自便乎於是疾益甚還家而卒年五十一士大夫哭之皆失聲蘇軾拊其柩曰世方嘉軟熟而惡崢嶸求勁直如吾經父者今無有矣詔厚恤其家命弟平仲為江東轉運判官視其葬初文仲與弟武仲平仲皆以文聲起江西時號三孔後追貶梅州別駕元符末復其官有文集五十卷

武仲字常父幼力學舉進士中甲科調穀城主簿選教授齊州為國子直講丧二親毀瘠特甚右肱為不舉元祐初歷祕書省正字校書集賢校理著作郎國子司業嘗論科舉之弊詆王氏學請復詩賦取士又欲罷大義而益以諸經策御試仍用三題進起居郎兼侍講邇英殿除起居舍人數月拜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初罷侍從轉對專責以論思武仲言苟不持之以法則言與不言將各從其意願輪二人次對時議祠北郊久不決武仲

建用純陰之月親祠如神州地祇擢給事中遷禮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洪州請從臣為州者杖以下公坐止劾官屬俟獄成聽大理約法庶幾刑不逮貴近又全朝廷體貌之意遂著為令徙宣州坐元祐黨奪職居池州卒年五十七元符末追復之所著詩書論語金華講義内外制雜文共百餘卷

平仲字義甫登進士第又應制科用呂公著薦為祕書丞集賢校理文仲卒歸葬南康詔以平仲為江東轉運

判官護葬事提點江浙鑄錢京西刑獄紹聖中言者詆其元祐時附會當路譏毀先烈削校理知衡州提舉董必劾其不推行常平法陷失官米之直六十萬置獄潭州平仲疏言米貯倉五年半陳不堪食若非乘民闕食隨宜泄之將成棄物矣儻以為非臣不敢逃罪乃徙韶州又坐前上書之故責惠州别駕安置英州徽宗立復朝散大夫召為戶部金部郎中出提舉永興路刑獄帥鄜延環慶黨論再起罷主管兖州景靈宮卒平仲長史

學工文詞著續世說繹解稗詩戲諸書傳於世
李周字純之馮翊人登進士第調長安尉歲饑官為粥
以食餓者民坌集不可禁縣以屬周周設梐枑間老少
男女無一亂者都巡檢趙瑜詰盜南山諸尉皆屬焉瑜
悍急多行無禮獨於周不敢肆轉洪洞令民有世絕而
官録其産者其族晚得遺劵周取以還之郡吏咎周周
曰利民所以利國也縣之南有澗支流溢入歲賦茵楗
調徒過之周始築新堤民不告病改知雲安縣鬻鹽井

之征且百萬通判施州州介羣獠不習服牛之利為辟
田數千畝選謫戍知田者市牛使耕軍食賴以足司馬
光將薦為御史欲使来見周曰司馬公之賢吾固願見
但聞薦而往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往神宗詔近臣舉
士孫固以周聞神宗名對謂曰知卿不游權門識令執
政乎對曰不識也識司馬光乎曰不識也訪禦邊之術
曰四邊手足爾若疲中國以勤遠略致百姓窮困聚為
盜賊懼成腹心之憂神宗頷之翌日語固曰李周樸忠

之士也朕且以為御史執政意其異已請試以事除提點京西刑獄時方興水利或請釃滍河為六渠以溉鉗盧陂水度用工八十萬周曰滍河原高委下捍以隄猶患決溢若又導之必致為害乃疏言渠成未可必而費已不貲盍姑鑿其一而試之儻可以足用行之渠卒無功明年河溢鄧城幾没始思其議竟以直道罷判西京國子監慈聖后復土庀職陵下中貴人至者旁午次舍帟幕競為華靡周曰臣子執喪不能寢苫枕塊奈何又

從而侈乎訖役山陵使第功載人人自言周獨否哲宗立召為職方郎中朝廷議和西夏畀以侵地至欲棄蘭州周曰隴右故為唃氏所有常為吾藩籬今唃氏破滅若棄之必歸夏人彼以區區河南百年為勍敵茍益以河湟是盡得吐蕃之地非秦蜀之利也遂不果棄遷太常少卿祕書少監以直龍圖閣為陝西轉運使復入為太常少卿進權工部侍郎旋以集賢院學士知邠州恩禮如待制徙鳳翔府河中府陝州提舉崇福宮改集賢

殿修撰卒年八十紹聖中追貶賀州别駕後復舊職周
自為小官沈晦自匿未嘗私謁執政有公事公詣中書
白之辭向使三司欲辟為屬及相見卒不敢言退而歎
曰若人未易屈也以是不偶於世
鮮于侁字子駿閬州人唐劍南節度使叔明裔孫也性
莊重力學舉進士為江陵右司理參軍慶歷中天下旱
詔求言侁推災變所由興又條當世之失有四其語剴
切唐介與同鄉里稱其名於上官文章論薦侁盛言左

參軍李景陽枝江令高汝士之美乞移與之介益以為賢調黟令攝治婺源姦民汪氏富而狼橫里中因事抵法羣吏羅拜曰汪族敗前令不少今不舍後當詒患侁怒立杖之惡類屏跡通判綿州綿處蜀左吏狃貪成風至課卒伍供薪炭芻豆鬻果蔬多取贏直侁一切弗取郡守以下效之趙抃使蜀薦于朝未及用從何郯辟簽書永興軍判官萬年令不任職繫囚累百府使往治數日空其獄神宗詔求直言侁為蔡河撥發應詔陳十六

事神宗愛其文詔近臣舉所知范鎮以侁應選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初王安石居金陵有重名士大夫期以為相侁惡其沽激要君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至是乃上書論時政曰可為憂患者一可為太息者二其他逆治體而名民怨者不可槩舉其意專指安石安石怒毀短之神宗曰侁有文學可用安石曰陛下何以知之神宗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初助役法行詔諸路各定所役緡錢利州轉運使李瑜定四十萬侁爭之

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各以其事聞時諸路役書皆未就神宗是侁議諭司農曾布使頒以為式因黜瑜而升侁副使仍兼提舉常平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吏廉按且詰侁不散之故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彊之哉左藏庫使周永懿守利州貪虐不法前使者畏其兇莫敢問侁捕械于獄流之衡湘因請更以文臣為守併易班行領縣事凡居部九年治所去閬中近姻戚旁午待之無所私各得其歡心蘇

軾稱佚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為三難二稅輸絹綿佚奏聽民以畸零納直其役有李元輔者輒變而多取之父老流涕曰老運使之法何可改蓋佚之姪師中亦居是職故稱老以別之徙京東西路河決澶淵議欲勿塞佚言東州滙澤惟兩濼夏秋雨淫猶溢而害若縱大河注其中民為魚矣作議河書上之神宗嘉納後兩路合為一以佚為轉運使時王安石呂惠卿當路正人多不容佚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恥也故

凡所薦如劉摯李常蘇軾蘇轍劉攽范祖禹皆守道背時之士元豐二年名對命知揚州神宗曰廣陵重鎮久不得人今朕自選卿往宜善治之蘇軾自湖州赴獄親朋皆絶交道揚侁往見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来書文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為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為舉吏所累罷主管西京御史臺哲宗立念東國困於役吳居厚掊斂虐害竄之復以侁使京東司馬光言於朝曰以侁之賢

不宜使居外顧齊魯之區凋敝已甚須侁往救之安得如侁百輩布列天下乎士民聞其重臨如見慈父母召為太常少卿侍從議神宗廟配享有欲用王安石吴充者侁曰先朝宰相之賢誰出富弼右乃用弼拜左諫議大夫侁見哲宗幼沖首言君子小人消長之理甚備又言制舉誠取士之要國朝尤為得人王安石用事諱人詆訾新政遂廢其科今方搜羅俊賢廓通言路宜復六科之舊又乞罷大理獄許兩省諫官相往来減特奏言

舉人嚴出官之法京東鹽得通商復三路義勇以寛保甲罷戎瀘保甲以寛民力事多施行在職三月以疾求去除集賢殿修撰知陳州詔滿歲進待制居無何卒年六十九侁刻意經術著詩傳易斷為范鎮孫甫推許孫復與論春秋謂今學者不能如之作詩平澹淵粹尤長於楚辭蘇軾讀九誦謂近屈原宋玉自以為不可及也

顧臨字子敦會稽人通經學長於訓詁皇祐中舉說書科為國子監直講遷館閣校勘同知禮院熙寧初神宗

以臨喜論兵詔編武經要略初命都副承旨提舉神宗謂臨館職改提舉曰館幹且名臨問兵對曰兵以仁義為本動靜之機安危所繫不可輕也因條十事以獻出權湖南轉運判官提舉常平議事戾執政意罷歸改同判武學進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請知潁州入為吏部郎中祕書少監以直龍圖閣為河東轉運使元祐二年擢給事中朝廷方事回河拜臨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於是翰林學士蘇軾與李常王古鄧溫伯孫覺胡

宗愈言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本慷慨中立無所回撓自處東省封駁論議凛然有古人之風僥倖之流側目畏憚忽去朝廷衆所嗟惜宜留寘左右以補闕遺别選深知河事者往使河北諫議大夫梁燾亦言都漕之職在外豈無其人在朝求如臨者恐不易得皆不報臨至郡請因河勢回使東流復以給事中召還歴刑兵吏三部侍郎兼侍讀為翰林學士紹聖初以龍圖閣學士知定州徙應天河南府中人梁惟簡坐嘗事宣仁太后得罪

過洛轉運使郭茂恂狥時宰意劾臨與之宴集奪職知
歙州又以附會黨人斥饒州居住卒年七十二徽宗立
追復之

李之純字端伯滄州無棣人登進士第熙寧中為度支
判官江西轉運副使御史周尹劾廣西提點刑獄許彥
先受邕吏金命之純往究其端乃起于出婢之口之純
以為蕪俚之言不治彥先得免徙成都路轉運使成都
歲發官米六千石損直與民言者謂惠民損上詔下其

議之紘曰蜀郡人恃此為生百年柰何一旦奪之事遂
已秩滿復留凡數歲始還朝神宗勞之曰遐方不欲數
易大吏使劒外安靖年穀屢豐以彰朝廷綏遠之意汝
知之乎以為右司郎中轉太僕卿元祐初加直龍圖閣
知滄州召為戶部侍郎未至改集賢殿修撰河北都轉
運使進寶文閣待制知瀛州俄以直學士知成都府還
為戶部三遷御史中丞建言朝廷事下六部但隨省吏
視其前後批以制緩急之序是為胥吏顓處命令也若

大臣不暇省宜令列曹長貳隨其所承當行即行當止即止必禀而後決毋拘於文則吏不得舞權而下情達矣又言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燮理陰陽輔相之職間者國論稍虧雍睦語言播傳動係觀望不可以不謹董敦逸黃慶基論蘇軾託詞命以毀先帝蘇轍以名器私所親皆以監司罷之純疏其誣罔乃更黜之以疾改工部尚書紹聖中劉拯劾其阿附轍出知單州卒年七十五從弟之儀

之儀字端叔登第幾三十年乃從蘇軾於定州幕府歷樞密院編修官通判原州元符中監内香藥庫御史石豫言其嘗從蘇軾辟不可以任京官詔勒停徽宗初提舉河東常平坐為范純仁遺表作行狀編管太平遂居姑熟久之徙唐州終朝請大夫之儀能為文尤工尺牘軾謂入刀筆三昧

王覿字明叟泰州如皐人第進士熙寧中為編修三司令式删定官不樂久居職求潤州推官二浙旱郡遣吏

視苗傷承監司風旨不敢多除税覿受檄覆按歎曰旱勢如是民食已絶倒廩贍之猶懼不克濟尚可責以賦邪行數日盡除之監司怒捃摭百出會朝廷遣使振貸覿請見為言民間利病使者喜歸薦之除司農寺主簿轉為丞司農時為要官進用者多由此選覿拜命一日即求外韓絳髙其節留檢詳三司會計絳出穎昌辟簽書判官坐在潤公闕免屏居累年起為太僕丞徙太常哲宗立吕公著范純仁薦其可大任擢右正言進司諫

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係於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害正章數十上相繼斥去又劾竄呂惠卿朝論以大姦既黜慮人情不安將下詔慰釋之且戒止言者覲言誠出於此恐海内有識之士得以輕議朝廷舜罪四凶而天下服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治當是之時不聞人情不安亦不聞出命令以恱其黨也葢人君之所以御下者黜陟之柄而已陟一善而天下之為善

者勸黜一惡而天下之為惡者懼豈以為惡者懼而朝
廷亦為之懼哉誠為陛下惜之覿言雖切然不能止也
夏主新立有輕中國心覿曰小羌窺我厭兵故桀驁若
是然所當憂者不在今秋而在異日所當謹者不在邉
備而在廟謨翕張取予之權必持重而後可洮東擒鬼
章檻至闕下覿曰老羌雖就擒其子統衆如故彊土種
落未減於前安可遽戮以賈怨宜處之洮岷秦雍間以
示含容好生之徳離其石交而壊其死黨又言今民力

凋瘵邊費亡極不可不深為之計於是疏將帥非其人者請易之茶鹽之害民者請革之至逋債振贍賦斂科須皆指陳其故差役法復行覬以為朝廷意在便民而議者遂謂免役法無一事可用夫法無新舊惟善之從因采掇數十事於差法有助可以通行者上之遂論青苗之害乞盡罷新令而復常平舊法曰聚斂之臣惟知罔利自媒不顧後害以國家之尊而與民爭錐刀之利何以示天下又言刑罰世輕世重熈寧大臣謂刑罰不

重則人無所憚令法令已行可以適輕之時願擇質厚通練之士載加芟正於是置局編彙俾覿預焉大抵皆用中典元祐敕是也神宗復唐制諫官分列兩省至是大臣議徙之外門而以其直舍為制敕院名防漏泄實不欲使與給舍相通覿爭之曰制敕院吏舍也奪諫省以廣吏舍信胥吏而疑諍臣何示不廣也乃不果徙覿在言路欲深破朋黨之說朱光庭訐蘇軾館職策問呂陶辯其不然遂起洛蜀二黨之說覿言軾之辭不過失

輕重之體爾若悉攷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黨論滋熾夫學士命詞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帝深然之置不問尋改右司員外郎未幾拜侍御史右諫議大夫坐論尚書右丞胡宗愈出知潤州加直龍圖閣知蘇州州有狡吏善刺守將意以撓權前守用是得譏議覿窮其姦狀寘于法一郡肅然民歌詠其政有吏行水上人在鏡心之語徙江淮發運使入拜刑戶二部侍郎與豐稷偕使遼為遼人禮重紹聖初以

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蜀地膏腴畝千金無閒田以葬覬索侵耕官地表為墓田江水貫城中為渠歲久湮塞積苦霖潦而多水災覬疏治復故民德之號王公渠徙河陽貶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又貶鄂州團練副使徽宗即位還故職知永興軍過闕留為工部侍郎遷御史中丞改元詔下覬言建中之名雖取皇極然重襲前代紀號非是宜以德宗為戒時任事者多乖異不同覬言堯舜禹相授一道堯不去四凶而舜去之堯不舉元凱

而舜舉之事未必盡同文王作邑于豐而武王治鎬文王關市不征澤梁無禁周公征而禁之不害其為善繼善述神宗作法于前子孫當守于後至於時異事殊須損益者損益之於理固未為有失也當國者忿其言遂改為翰林學士日食四月朔帝下詔責躬觀當制有惟德弗類未足以當天心之語宰相去之乃力請外以龍圖閣學士知潤州徙海州罷主管太平觀遂安置臨江軍觀清修簡澹人莫見其喜愠持正論始終再罹譴逐

不少變無疾而卒年六十八紹興初追復龍圖閣學士

從子俊義

俊義字堯明游學京師資用乏或薦之童貫欲厚聘之拒不荅林靈素設講席寶籙宮詔兩學選士問道車駕將臨視推恩司成以俊義及曹偉應詔俊義辭焉人曰此顯仕捷逕也不可失俊義曰使辭不獲命至彼亦不拜倘見困辱則以死繼之逮至講所去御幄跬步内侍呼姓名至再俊義但望幄致敬不肯出次呼曹偉偉回

首俊義目之亦不出既罷皆為之懼俊義處之恬然以
太學上舍選奏名列其下徽宗親程其文擢為第一及
賜第望見容貌甚偉大說顧侍臣曰此朕所親擢也真
所謂俊義矣自古未有人主自為主司者宜即超用蔡
京邀使來見曰一見我左右史可立得俊義不往僅拜
國子博士居二年乃得改太學博士鄆王謁先聖有司
議諸生門迎俊義曰此豈可施於人臣哉禮如見宰相
足矣乃序立敦化堂下及王至猶辭不敢當進吏部員

外郎嘗入對帝問卿知前所以親擢乎益主司之意不
一是以天子自提文衡也衛膚敏吳安國今安在具以
對即名為館職而遷俊義右司員外郎為王黼所惡以
直祕閣知岳州卒年四十七俊義與李祁友善首建正
論於宣和間當是時諸公卿稍知分別善惡邪正兩人
力也祁字肅遠亦知名士官不顯
馬默字處厚單州成武人家貧徒步詣徂徠從石介學
諸生時以百數一旦出其上既而將歸介語諸生曰馬

君他日必為名臣宜送之山下登進士第調臨濮尉知須城縣縣為鄆治所鄆吏犯法不可捕默趨府取而杖之客次闔府皆驚曹佾守鄆心不善也默亦不為屈後守張方平素貴掾屬來前多閉目不與語見默白事忽開目熟視久之盡行其言自是諉以事治平中方平還翰林薦為監察御史裏行遇事輒言無顧方平間遣所親儆之曰言太直得無累舉者乎默謝曰辱知之深不敢為身謀所以報也時議尊宗濮安懿王臺諫呂誨等

力爭以為不可悉出補外默請還之不報遂上言濮王生育聖躬人誰不知若稱之為親義無可據名之不正失莫大焉願蔽自宸心明詔寢罷以感名和氣安七廟之神靈是一舉而衆善隨之也又言致治之要求賢為本仁宗以官人之權盡委輔相數十年間賢而公者無幾官之進也不由實績不自實聲但趨權門必得顯仕今待制以上數倍祖宗之時至謀一帥臣則協於公議者十無三四庶僚之衆不知幾人一有難事則曰無人

可使豈非不才者在上而賢不肖混淆乎願陛下明目達聰務旣其實歷試而超升之以幸天下刑部郎中張師顔提舉諸司庫務繩治不法衆吏懼摇飛語讒去之默力陳其故以為惡直醜正實繁有徒今將去積年之弊以興太平必先官舉其職宜崇奬師顔厲以忠勤則尸素括囊之徒知所勸矣西京會聖宮將創仁宗神御殿默言事不師古前典所戒漢以諸帝所幸郡國立廟知禮者非之况先帝未嘗幸洛而創建廟祀實乖典則

願以禮爲之節義爲之制亟止此役以章清靜奉先之
意會地震河東陜西郡縣以爲陰盛慮爲邉患宜備之
後數月西夏果來侵神宗即位以論歐陽修事通判懐
州上疏陳十事一曰攬威權二曰察姦佞三曰近正人
四曰明功罪五曰息大費六曰備凶年七曰崇儉素八
曰久任使九曰擇守宰十曰禦邉患攬威權則天子勢
重而大臣安矣察姦佞則忠臣用而小人不能幸進矣
近正人則諫諍日聞而聖性開明矣明功罪則朝廷無

私而天下服矣息大費則公私富而軍旅有積矣備凶年則大恩常施而禍亂不起矣崇儉素則自上化下而民樸素矣久任使則官不虛授而職事舉矣擇守宰則庶績有成而民受賜矣禦邊患則四遠畏服而中國彊矣除知登州沙門島因衆官給糧者纔三百人每益數則投諸海砦主李慶以二年殺七百人駅責之曰人命至重恩既貸其生又從而殺之不若即時死鄉里也汝胡不以乏糧告而頷殺之如此欲按其罪慶懼自縊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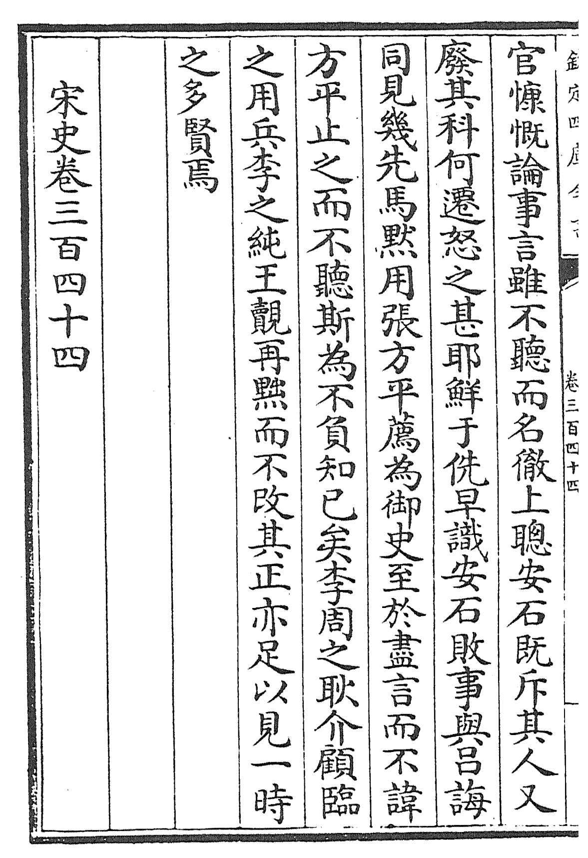
默為奏請更定配島法凡二十條溢數而年深無過者移登州自是多全活者其後蘇軾知登州父老迎于路曰公為政愛民得如馬使君乎徙知曹州召為三司鹽鐵判官以默與富弼善且論新法不便出知濟兖二州還提舉三司帳司為神宗言用兵形勢及指畫河北山川道里應對如流神宗喜將用之大臣滋不悅以提點京東刑獄默性剛嚴疾惡部吏有望風投檄去者金鄉令以賄著其父方執政詒書曰馬公素剛汝有過將不

免令懼悉取不義之物焚徹之改廣西轉運使會安化
等蠻嵗饑内寇黙上平蠻方略以為勝負不在兵而在
將富良宵遁郭逵怯懦邕城陷没蘇緘老謬歸仁鋪覆
軍陳曙先走崑崙關喪師張守節不戰儂智高破亡因
狄青之智勇歐希範之誅滅乃杜杞之方畧此足驗矣
以疾求歸知徐州屬城利國監苦呉居厚之虐黙皆革
之名為司農少卿司馬光為相欲盡修祖宗法問黙以
復鄉差衙前法如何黙曰不可如常平自漢為良法豈

宜盡廢去其害民者可也其後役人立為一州一縣法常平提舉官省歸提刑司頗自黙發之除河東轉運使時議棄葭蘆吴堡二砦黙奏控扼險阻敵不可攻棄之不便由是二砦得不棄移兖州請褒録石介後詔官其孫東州薦饑流民大集所振活數萬計入拜衛尉卿權工部侍郎轉戸部告老以寶文閣待制復知徐州改河北都轉運使初元豐間河決小吴因不復塞縱之北流元祐議臣以為東流便水官遂與之合黙與同時監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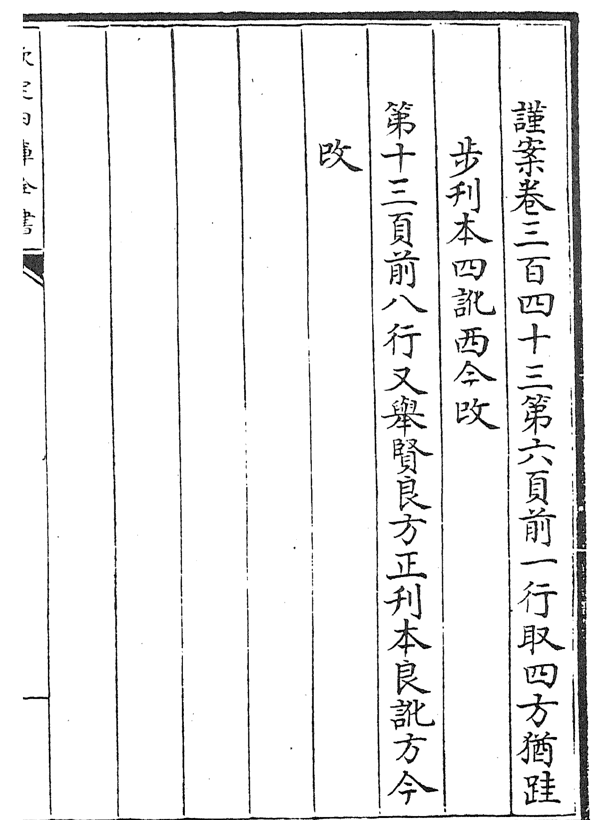
上議以北流為便御史郭知章復請從東流於是作東西馬頭約水復故道為長堤壅河之北流者勞費甚大明年復決而北竟不能使之東久之告老提舉鴻慶宮紹聖時坐附司馬光落待制致仕元符三年復之卒年八十紹興中以其子純請贈開府儀同三司加贈太保

論曰詩云時靡有爭王心載寧王安石之為相可謂致天下之爭而君心不寧矣孫覺李常力諍新法寧失故人之意毅然去之而無悔賢哉孔文仲之策制科以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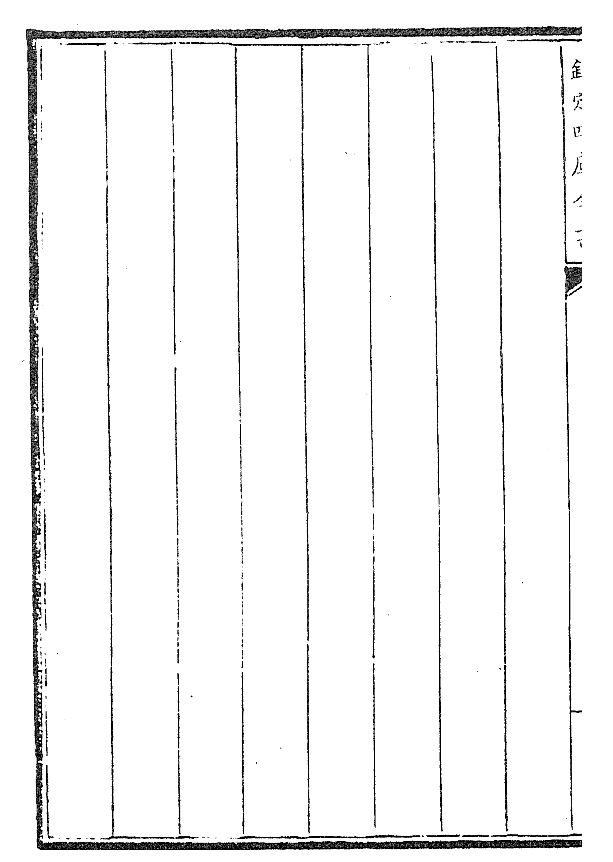
官慷慨論事言雖不聽而名徹上聰安石既斥其人又廢其科何遷怒之甚耶鮮于侁早識安石敗事與呂誨同見幾先馬默用張方平薦為御史至於盡言而不諱方平止之而不聽斯為不負知己矣李周之耿介顧臨之用兵李之純王覿再黜而不改其正亦足以見一時之多賢焉

宋史卷三百四十四



謹案卷三百四十三第六頁前一行取四方猶跬步刊本四訛西今改

第十三頁前八行又舉賢良方正刊本良訛方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沈心醇
謄録監生臣黄嘉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四十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七十三 史部

宋史卷三百四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四

劉安世 鄒浩 田晝 王回 陳瓘 任伯雨 曾誕附

劉安世字器之魏人父航第進士歷知虞城犀浦縣虞城多姦猾喜寇盜犀浦民弱而馴航為政寬猛急緩不同兩縣皆治知宿州押伴夏使使者多所要請執禮不

遜且欲服毬文金帶入見航皆折正之以羣牧判官為河南監牧使持節冊夏主秉常凡例所遺寶帶名馬却弗受還上禦戎書大畧云辨士好為可喜之説武夫徼冀不貲之寵或為所誤不可不戒為河北西路轉運使熙寧大旱求言航論新政不便者五又上書言人主不可輕失天下心宜乘時有所改為則人心悅而天意得矣不報乃請提舉崇福宮起知涇相二州王師西征徙知陝府時倉卒軍興餽餉切急縣令佐至荷校督民民

多棄田廬或至自盡航獨期會如平日事更以辨終太僕卿安世少時持論已有識航使監牧時文彦博在樞府有所聞每呼安世告之安世從容言王介甫求去外議謂公且代其任彦博曰安石壞天下至此後之人何可為安世拱手曰安世雖晚進竊以為未然今日新政果順人所欲而為人利乎若不然公當去所害興所利反掌間耳彦博默不應他日見航歎奬其堅正登進士第不就選從學於司馬光咨盡心行已之要光教之以

誠且令自不妄語始調洺州司法參軍司戶以貪聞轉運使吳守禮將按之問於安世安世云無之守禮為止然安世心常不自安曰司戶實貪而吾不以誠對吾其違司馬公教乎後讀揚雄法言君子避礙則通諸理意乃釋光入相薦為祕書省正字光薨宣仁太后問可為臺諫於呂公著公著以安世對擢右正言時執政頗與親戚官安世言祖宗以來大臣子弟不敢受內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務快私意累聖之制掃地不存今

廟堂之上猶習故態因歷疏文彦博以下七人皆耆德
魁舊不少假借章惇以强市崑山民田罰金安世言惇
與蔡確黄履邢恕素相交結自謂社稷之臣貪天之功
徼幸異日天下之人指為四凶今惇父尚在而别籍異
財絶滅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會吴處厚解釋確安
州詩以進安世謂其指斥乘輿犯大不敬與梁燾等極
論之竄之新州宰相范純仁至於御史十人皆縁是去
遷起居舍人兼左司諫進左諫議大夫有旨暫罷講筵

民間讙傳宮中求乳婢安世上疏諫曰陛下富於春秋未納后而親女色願太皇太后保祐聖躬為宗廟社稷大計清閒之燕頻御經帷仍引近臣與論前古治亂之要以益聖學無溺於所愛而忘其可戒哲宗俛首不語后曰無此事卿誤聽耳明日后留呂大防告之故大防退召給事中范祖禹使達旨祖禹固嘗以諫於是兩人合辭申言之甚切鄧温伯為翰林承旨安世言其出入王呂黨中始終反覆今之進用實係君子小人消長之

機乞行免黜不報遂請外改中書舍人辭不就以集賢
殿修撰提舉崇福宫才六月召爲寶文閣待制樞密都
承旨范純仁復相吕大防白后欲令安世少避后曰令
既不居言職自無所嫌又語韓忠彦曰如此正人宜且
留朝廷乃止吕惠卿復光禄卿分司安世爭以爲不可
不聽出知成徳軍章惇用事尤忌惡之初黜知南安軍
再貶少府少監三貶新州别駕安置英州同文館獄起
蔡京乞誅滅安世等家讒雖不行猶徙梅州惇與蔡卞

將必置之死因使者入海島誅陳衍諷使者過安世脅使自裁又擢一土豪為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疾馳將至梅梅守遣客來勸安世自為計安世色不動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紙付其僕曰我即死依此行之顧客曰死不難矣客密從僕所視皆經紀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判官未至二十里嘔血而斃危得免貽㦡后正位中宮惇下發前諫乳婢事以為為后設時鄒浩既貶詔應天少尹孫鼛以檻車收二人赴京師行數驛而徽宗

即位赦至馨乃還凡投荒七年甲令所載遠惡地無不歷之移衡及鼎然後以集賢殿修撰知鄆州真定府曾布又忌之不使入朝蔡京既相連七謫至峽州覊管稍復承議郎卜居宋都宣和六年復待制中書舍人沈思封還之明年卒年七十八安世儀狀魁碩音吐如鐘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在言路倘居其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責脫有觸忤禍譴立至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不然

吾聞諫官爲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欲爲之而弗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以報國恩正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於是受命在職累歲正色立朝扶持公道其面折廷爭或帝盛怒則執簡却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辭旁侍者遠觀蓄縮悚汗目之曰殿上虎一時無不敬懾家居未嘗有惰容久坐身不傾倚作字不草書不好聲色貨利其忠孝正直皆則象司馬光年既老羣賢凋喪畧盡巋然獨存而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

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默嘗趨走前後者使持書來啖以即大用默因勸為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若為子孫計不至是矣吾欲為元祐全人見司馬光於地下還其書不答死葬祥符縣後二年金人發其冢貌如生相驚語曰異人也為之蓋棺乃去

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第進士調揚州頴昌府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為守皆禮遇之純仁屬撰樂語浩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為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

則不可純仁敬謝元祐中上疏論事其畧曰人材不振無以成天下之務陛下視今日人材果有餘耶果不足耶以為不足則中外之百執事未嘗不備以為有餘則自任以天下之重者幾人正色昌言不承望風旨者幾人持刺舉之權以肅清所部者幾人承流宣化而使民安田里者幾人民貧所當富也則曰水旱如之何官冗所當澄也則曰民情不可擾人物所當求也則曰從古不乏材風俗所當厚也則曰不切於時變是皆不明義

理之過也蘇頌用為太常博士衆之邵論罷之後累歲
哲宗親擢為右正言有請以王安石三經義發題試舉
人者浩論其不可而止陝西奏邊功中外皆賀浩言先
帝之志而陛下成之善矣然兵家之事未戰則以决勝
為難既勝則以持勝為難惟其時而已苟為不然將棄
前功而招後患願申敕將帥毋狃屢勝圖惟厥終京東
大水浩言頻年水異繼作雖盈虛之數所不可逃而消
復之方尤宜致謹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不以為數之

當然此消復之實也蹇序辰看詳元祐章奏公肆詆欺輕重不平浩言初㫖但分兩等謂語及先帝并語言過差而已而今所施行混然莫辨以其近似難分之迹而典刑輕重隨以上下是乃陛下之威福操柄下移於近臣願加省察以為來事之監章惇獨相用事威虐震赫浩所言每觸惇忌仍上章露劾數其不忠侵上之罪未報而賢妃劉氏立浩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為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

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爾蓋郭后與尚美人

爭寵仁祖既廢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

選於妃嬪而卜於貴族所以遠嫌所以為天下萬世法

也陛下之廢孟氏與郭后無以異果與賢妃爭寵而致

罪乎抑其不然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孟氏罪廢之初

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為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

又聞陛下臨朝慨嘆以為國家不幸至於宗景立妾怒

而罪之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

德臣觀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為證臣請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可以為后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也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宫故也祥符德賀亦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况貴人實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迥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宫是日雷變甚異今宣制之後霖雨飛雹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淫不止上天之意豈不昭然考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望不以一時改

命為難而以萬世公議為可畏追停冊禮如初詔行之帝謂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耶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効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持其章躊躇四顧凝然若有所思付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蔡卞安惇左膚繼請治其祖送者王回等語在他傳徽宗立亟召還復為右正言遷左司諫上疏謂孟子曰左右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

後用之左右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於是知公議不可不恤獨斷不可不謹蓋左右非不親也然不能無交結之私諸大夫非不貴也然不能無恩讐之異至於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則所謂公議也公議之所在概已察之必待見賢然後用見不可然後去則所謂獨斷也惟恤公議於獨斷未形之前謹獨斷於公議已聞之後則人君所以致治者又安有不善乎伏見朝廷之事頗異於即位

之初相去半年遽已如是自今以往將如之何願陛下深思之改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又言陛下善繼神宗之志善述神宗之事孝德至矣尚有五朝聖政盛德願稽考而繼述之以揚七廟之光貽福萬世遷兵吏二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徙杭越州初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奬歎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為僞疏言劉后殺卓

氏而奪其子遂再責衡州别駕語在獻愍太子傳尋還
昭州五年始得歸初浩除諫官恐貽親憂欲固辭母張
氏曰汝能報國無愧於公論吾顧何憂及浩兩謫嶺表
母不易初意稍復直龍圖閣瘴疾作危甚楊時過常往
省之繭然僅存餘息猶惓惓以國事為問語不及私卒
年五十二高宗即位詔曰浩在元符間任諫爭危言讜
論朝野推仰復其待制又贈寶文閣直學士賜謚忠浩
所與游田晝王回曾誕皆良士也

晝字承君陽翟人樞密使況之從子以任為校書郎調磁州錄事參軍知西河縣有善政民甚德之議論慷慨有前輩風與鄒浩以氣節相激厲元符中浩為諫官晝監京城門往見浩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為何官浩曰上遇羣臣未嘗假以辭色獨於浩差若相喜天下事固不勝言意欲待深相信而後發貴有益也晝然之既而以病歸許邸狀報立后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絶交矣浩得罪晝迎諸塗浩出涕晝正色責曰使志

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
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
浩茫然自失歎謝曰君之贈我厚矣建忠靖國初入為
大宗正丞曾布數羅致之不為屈欲與提舉常平官亦
辭請知淮陽軍歲大疫日挾醫問病者藥之遇疾卒淮
陽人祀以為土神云

回字景深仙遊人第進士調松滋令荊沔俗用人祭鬼
回捕治甚嚴其風遂革知鹿邑縣入為宗正寺簿元符

中葉祖洽薦為睦親宅講書與鄒浩友善皇后劉氏立
浩將論之客告曰回曰事寧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
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
交游錢與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詣
詔獄衆為之懼回居之晏然御史詰之對曰實嘗預議
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即
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荅祖洽
亦坐黜徽宗立名還舊官擢監察御史數日卒年五十

三岑象求王覿賈易上章乞錄其子恤其家以奬勸忠義詔除子渙老郊社齋郎蔡京為相奪之仍列名黨籍誕公亮從孫也孟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勸力請復后浩不報及浩以言南遷誕著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之其畧曰客問鄒浩可以為有道之士乎主人曰浩安得為知道雖然予於此時議浩是天下無全人也言之尚足為來世戒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方孟氏之廢人莫不知劉氏之將

立至四年之後而冊命未行是天子知清議之足畏也使當其時浩力言復后能感悟天子則無今日劉氏之事貽朝廷於過舉再三言而不聽則義亦當矣使是時得罪必不若是酷以貽老母之憂矣嗚呼若浩者雖不得為知幾之士然百世之下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尚不失為聖人之清也其書既出識者或以比韓愈諫臣論誕任亦不顯

陳瓘字瑩中南劍州沙縣人少好讀書不喜為進取學

父母勉以門戶事乃應舉一岀中甲科調湖州掌書記簽書越州判官守蔡卞察其賢每事加禮而瓘測知其心術常欲遠之屢引疾求歸章不得上檄攝通判明州卞素敬道人張懷素謂非世間人時且來越卞留瓘小須之瓘不肯止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斯近怪矣州牧既信重民將從風而靡不識之未為不幸也後二十年而懷素誅明州職田之入厚瓘不取盡棄於官以歸章惇入相瓘從衆道謁惇聞其名獨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

瓘曰請以所乘舟為喻偏重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天子待公為政敢問將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色曰光不務纉述先烈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為無罪若指為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為今之計唯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意雖忤惇然亦驚異頗有兼收之語至都用

為太學博士會卞與惇合志正論遂絀卞黨薛昂林自官學省議毀資治通鑑瓘因策士題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自意沮遷祕書省校書郎紹述之說盛瓘奏哲宗言堯舜禹皆以若稽古為訓若者順而行之稽者考其當否必使合於民情所以成帝王之治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之孝不同帝反覆究問意感悅約瓘再入見執政聞而憾之出通判滄州知衛州徽宗即位召為右正言遷左司諫瓘論議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

嘗及人晻昧之過嘗云人主託言者以耳目誠不當以淺近見聞惑其聰明惟極論蔡卞章惇安惇邢恕之罪御史龔夬擊蔡京朝廷將逐夬瓘言紹聖以來七年五逐言者常安民孫諤董敦逸陳次升鄒浩五人者皆與京異議而去今又罷夬將若公道何遂草疏論京未及上時皇太后已歸政瓘言外戚向宗良兄弟與侍從希寵之士交通使物議籍籍謂皇太后今猶預政由是罷監揚州糧料院瓘出都門繳四章奏之并明宣仁誣謗

事帝密遣使賜以黄金百兩后亦命勿遽去畀十僧牒為行裝改知無為軍明年還為著作郎遷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宰相曾布使客告以將即真擢語子正稾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决去就汝其書之但郊祀不逺彼不相容則澤不及汝矣能不介於心乎正稾願得書且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辨

移時至箕踞誶語瓘色不為動徐起白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信宿出知泰州崇寧中除名竄袁州廉州移郴州稍復宣德郎正彙在杭告蔡京有動搖東宮迹杭守蔡薿執送京師先飛書告京俾為計事下開封府制獄併逮瓘尹李孝稱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於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為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為京之姦邪

必為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莅鞫聞其辭失聲歎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亦安置通州瓘嘗著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為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瓘又徙台州宰相徧令所過州出甲兵護送至台每十日一徙告且命凶人石悈知州事執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

死𤩽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耶悈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𤩽曰然則何用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主上為舜助舜尊堯何得為罪時相學術淺短為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悈慚揖使退所以窘辱之百端終不能害宰相猶以悈為怯而罷之在台五年乃得自便纔復承事郎帝批進目以為所擬未當令再敘一官仍與差遣執政持不行卜居江州復有譖之者至不

許輒出城旋令居南康纔至又移楚瓘平生論京卞皆
披擿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不使
一日少安宣和六年卒年六十五瓘謙和不與物競閑
居矜莊自持語不苟發通於易數言國家大事後多驗
靖康初詔贈諫議大夫名官正彙紹興二十六年高宗
謂輔臣曰陳瓘昔為諫官甚有讜議近覽所著尊堯集
明君臣之大分合於易天尊地卑及春秋尊王之法王
安石號通經術而其言乃謂道隆德駿者天子當北面

而問焉其背經悖理甚矣瓘宜特賜諡以表之諡曰忠肅

任伯雨字德翁眉州眉山人父孜字遵聖以學問氣節推重鄉里名與蘇洵埒仕至光禄寺丞其弟汲字師中亦知名嘗通判黄州後知瀘州當時稱大任小任伯雨自幼已矯然不羣邃經術文力雄健中進士第調施州清江主簿郡守檄使涖公庫笑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此職何為至我哉拒不受知雍丘縣御吏如束濕撫民

如傷縣枕汴流漕運不絕舊苦多盜然未嘗有獲者人
莫知其故伯雨下令綱舟無得宿境內始猶不從則命
東下者斧斷其纜趣京師者護以出自是外戶不閉使
者上其狀名為大宗正丞甫至擢右正言時徽宗初政
納用讜論伯雨首擊章惇曰惇以竊朝柄迷國罔上毒
流搢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輒逞異意睥睨萬乘不復有
臣子之恭向使其計得行將置陛下與太皇后於何地
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

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甚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為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為可殺也章八上貶惇雷州繼論蔡卞六大罪語在卞傳建中靖國改元當國者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故以中為名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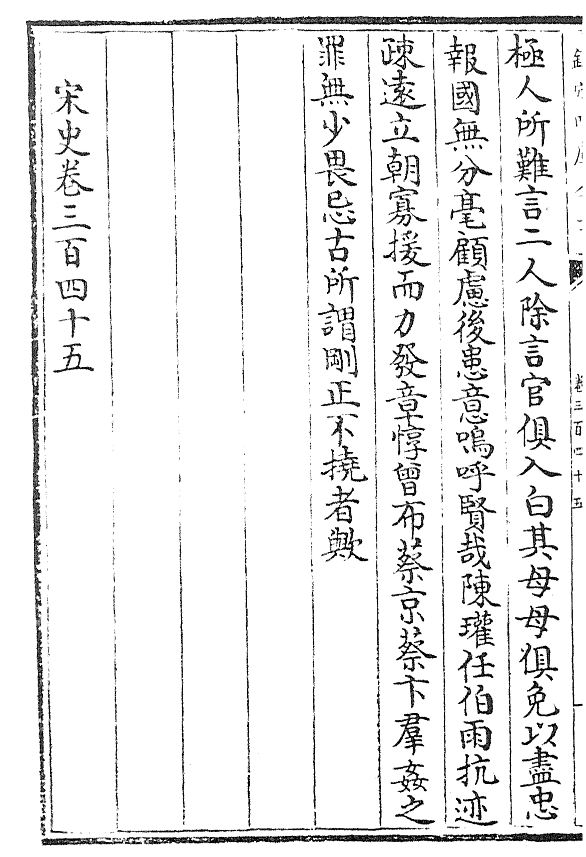
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時議者欲西北典郡專用武臣伯雨謂李林甫致祿山之亂者此也又論鍾傅王贍生湟鄯邊事失與國心宜棄其地以安邊息民張耒黃庭堅晁補之歐陽棐劉唐老等宜在朝廷上書皇太后乞暴蔡京之惡名還陳瓘以全定策之勲時以正月朔旦有赤氣之異詰火星觀以禳之伯雨上疏言嘗聞修德以弭災未有禳祈以消變洪範以五事配五行說者謂視之不明則有赤眚赤祥乞攬權綱以信賞

罰專威福以殊功罪使皇明赫赫事至必斷則乖氣異象轉為休祥矣又言比日內降寖多或恐矯傳制命漢之鴻都賣爵唐之墨敕斜封此近監也王覿除御史中丞仍兼史官伯雨謂史院宰相監修今中丞為屬非所以重風憲遠嫌疑已而覿除翰林伯雨復論曰學士爵秩位序皆在中丞上今覿為之是諫官論事非特朝廷不行適足以為人遷官爾伯雨居諫省半歲所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為真

伯雨不聽抗論愈力且將劾曾布布覺之徙為度支員外郎尋知虢州崇寧黨事作削籍編管通州為蔡卞所陷與陳瓘龔夬張庭堅等十三人皆南遷獨伯雨徙昌化姦人猶未甘心用匿名書復逮其仲子申先赴獄妻適死於淮報訃俱至伯雨處之如平常曰死者已矣生者有負於朝廷亦當從此訣如其不然天豈殺無辜耶申先在獄鍛鍊無所傅致乃得釋居海上三年而歸宣和初卒年七十三長子象先登世科又中詞學兼茂舉

有司啟封見為黨人子不奏名調秦州户曹掾聞父謫棄官歸養王安中辟燕山宣撫幕勉應之道引疾還終身不復仕申先以布衣特起至中書舍人紹興初高宗詔贈伯雨直龍圖閣又加諫議大夫采其諫章追貶章惇蔡卞邢恕黄履明著誣宣仁事以告天下淳熈中賜謚忠敏

論曰劉安世復文彦博之言時年尚少然其言即元祐之初政而司馬光之用心也鄒浩諫立劉后反復曲折



極人所難言二人除言官俱入白其母母俱免以盡忠報國無分毫顧慮後患意嗚呼賢哉陳瓘任伯雨抗迹踈遠立朝寡援而力發章惇曾布蔡京蔡卞羣姦之罪無少畏忌古所謂剛正不撓者歟

宋史卷三百四十五